

北方故事

BEIFANGGUSHI



北国风

那年那月 NANIANNAYUE

记忆中的洗澡

□九歌

小时候,我家后山坡下有条小河,上游有两个泉眼常年淌水,水多时像大蛇,水瘦时像蚯蚓。

河水平日露脚面,雨天山水下来,就像水牛哞哞叫着在河床里跑。河床藏不住老态,被撞得轰隆隆往下塌。太阳钻出来,水牛放慢脚步,吃着草好不悠闲。

男孩子结伴往河边跑,到了河边,“啪,啪”甩掉裤衩,火急火燎扒下衣裤跳河里学鸭子凫水,狗刨,憋水,打漂洋,老三招。女孩子们半里地以外早停住脚,把脖子伸成了鹅往这边张望,望一会儿,拐到河湾处,挽裤腿儿下河撩水花,洗了头脸,却脏了衣服。我呢,不敢下河,母亲不让。

母亲说:“你爹没了,妈够难的了,你可让妈省点心吧。”我打小被母亲捏住了身上那个叫勇敢的七寸。男孩子的河下不得,女孩子的河去不得,他们在河,我杵在岸,干瞅。回到家,嗓子疼,咽不下小米饭,噎得慌,喝不得大烩粥,痛得很。脸冷得一汪水似的。后屯老马家三个儿子下河洗澡,老三一个猛子扎下河去,蜷到锅底坑了,老大老二下水救,都搭了进去,捞上来三条赤身,长脱脱上岸上,孩子娘哭得背过去气,孩子爹也傻了一个样。这的确是件不让妈妈们省心的事。



乡村孩子洗澡。

身子总归是要洗的,舀盆水端着,寻僻处,撩,洗,搓,搂草打兔子,捎带净了头和脚。

我十三岁那年,辍学当了马倌。这下好,整天山上一撒,没人瞧没人管的,落个清静自在。下雨,也得待在山上,雨衣浸水,衣服透湿。干脆,脱掉雨衣,淋着。再干脆,甩掉上衣,光膀子,来个痛快的。好大的一个天浴,天地草木湿了,风也湿了。冷啊,我在山坡上一圈儿一圈儿跑,冷风一丝丝往身上扎,从裤脚儿钻进缝。

我一听“风干了忧伤”那句歌词,就感到冷。我风湿了内伤。风湿了,脚面和脚踝肿两扁指高,走路掂着脚,多亏老红马驮着我继续放马。风湿落下了病根,腿好了,风走一经,害了眼睛,虹膜粘连,患了继发性青光眼,常年高眼压,那是叫疼,一疼就觉着冷,浑身上下下下里里外外都觉着冷。

读师范时,市里有澡堂子,没钱不让洗。晚上倒床上伴睡,听舍友睡熟,下床拎上洗脸盆,假装上厕所,进到洗漱间,去裤头,拧龙头,放一盆水举过头顶浇下来,畅快得很。二楼都是男生,有人起来看见也没事,弄不好来个穷小子做伴,一起洗更畅快。洗罢,从墙角拽出拖把,把地上的水渍拖净。拎裤头溜回屋接着睡,没事人儿一样。第二天早上,舍务大婶在走廊里一个劲抽鼻子,纳闷,洗漱间咋有汗泥味呢?

毕业分回乡下,在先前念书的那个教室里教书。乡里没澡堂子,接着用盆舀水洗。二十四岁那年夏天,结婚前一天,我骑自行车赶出一百多华里,去县城澡堂子,开天辟地洗一把。去时,出一身透汗,黏黏糊糊,洗干净出来,身子轻得像要飞起来。回来时,又冒出一身透汗,还是黏糊糊,可就觉着轻巧呢。结婚那天,知客人(类似现在的司仪)屋里屋外新人新人地叫。打那会儿,我就琢磨新人这说法是不是和洗澡有什么关联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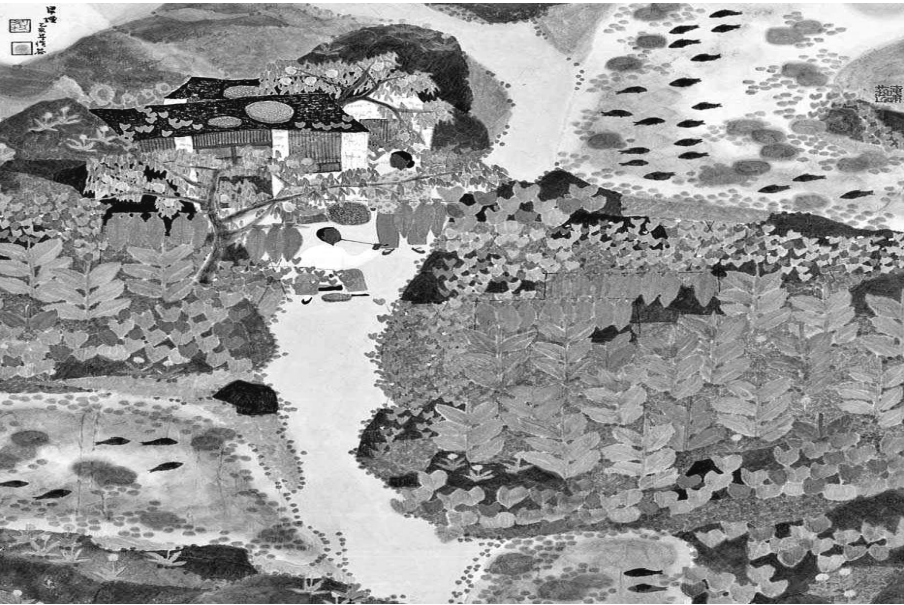
搬进住宅楼,安了淋浴,一拧水楼头,八百八十元一个的喷头喷出水柱直溜溜,洗刷干净分分秒秒的事。最容易逮着好玩意了,哪能那么快就要手,慢慢悠悠洗干净,随手打开浴霸,两千瓦的灯泡子明晃晃,干身子,暖了心。



扫描二维码
《北国那风》

白露烟

□老兵



适逢白露收旱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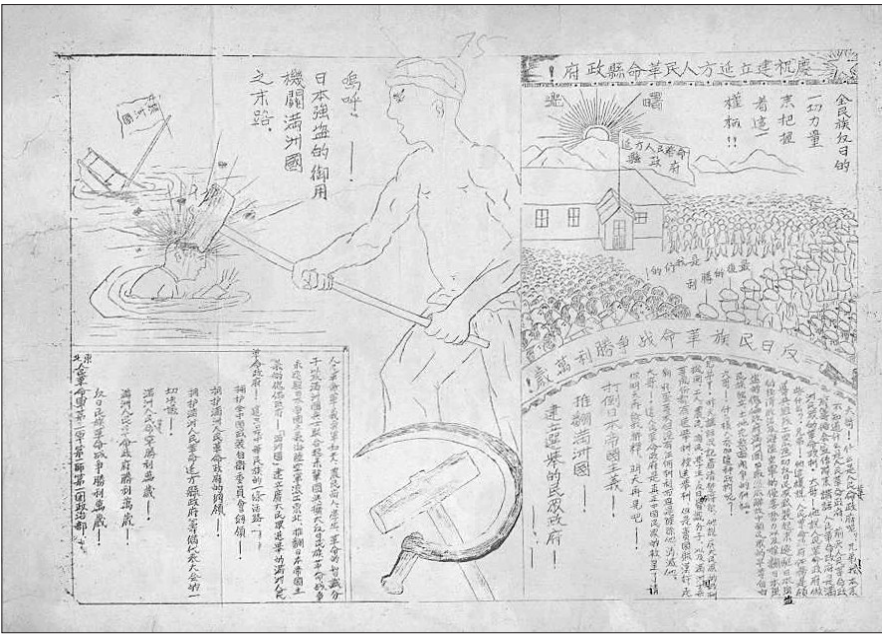
着袖。我至今还记得她抽烟的样子:一只手捂成喇叭捏着那烟,当她猛吸一口时,脸上的皱纹都散开了,之后呼出一口气来,用她的右手拽下围着的被,一种满足感不经意间在她的嘴角上抿着。

也许正是那曾经的艰难日子,让父亲倍加珍惜他每年经营的烟地。掐完了烟叶,父亲把一抱抱的叶片薄薄平整地放在屋檐下,然后用野地里采来的香蒿盖在叶片上,让香蒿的自然味道浸透烟的叶片,当有一天嗅到叶片上有了香蒿的味道,这时开始用捋顺的谷草编辫子,那辫子长有几十公尺。哥哥早已把烟架搭好,烟架呈波浪型,中间高,两头低,烟辫挂上去,叶片的浑身裸露在阳光下,让晚秋的太阳尽情的沐浴,直到秋分过了,寒露未来,父亲的烟开始下架。

烟下架的日子院子里来了许多帮忙的乡亲,拆烟辫,数着烟的叶片,拧着谷草蓆子,给刚刚一下架见世面的叶子烟打捆,你来我往,喜笑颜开,好不热闹。这时的父亲,揉碎几片金黄烟叶,大声对下屋的张大爷说:“张大哥,这头一口金秋的新烟还是你会尝吧!你是咱庄稼院的功臣。”张大爷也不客气:“我品上一口尝尝你于老弟的心思!”我急忙把早已准备好的烟纸递过去,他娴熟地用两个指头一捋,网在手心上转了几下,掐去烟蒂,再用舌头舔了下上边的纸角儿,一支烟瞬间叼在他的嘴上。我顺势给点上火,他深深地吸上一口,然后吐出一串烟圈,朗声笑道:“好抽,香味!”直到这里会吸烟的人才七手八脚各自抽出纸来

庆祝建立延方人民革命县政府

□管东成



庆祝建立延方人民革命县政府宣传单。

了统一战线。1935年(伪康德二年)3月11日,赵尚志指挥联合军700余人攻打方正县城,以示庆祝。经一天战斗,占领了方正县城,一举将其攻克,缴了警察署的枪,烧毁了日本参事官的住宅和日本警务指挥官公馆各1处,烧掉数家日伪开办的商店。延方人民革命县政府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成立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一师第一团政治部印发了“庆祝建立延方人民革命县政府”的宣传单。印刷的时间就是这个时期。这张宣传单约0.1平方米大小,为黄底红字,文中呼吁“工农及一切反日民众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强盗的经济政治及海陆武器的侵略势力以及推翻日本强盗的傀儡政府满洲国”,“争取彻底解放中国民众的平等

自由、民族独立、土地完整而斗争”。插图中有醒目、号召性的激情的文字标题。既有簇拥在革命县政府旗帜下支持共产党领导的大批群众,又有手持铁锤砸烂敌人头颅的革命义士,它形象直观、通俗易懂。在当时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节节胜利的形势下,起到了鼓舞人民群众斗志的作用,成为革命的宣传工具和对敌斗争的舆论武器。



上小学时,一到暑假就去农村的奶奶家,那里比县城好玩。

奶奶家左邻右舍和我一般大的孩子很多,成天在一起玩。上房顶往草垛上蹦,用玻璃瓶子底儿砸榛子,到柴禾堆里藏猫猫,踩着圆滚滚的木头走独木桥,在草垛上摔跤。

到河边玩战斗的游戏。折下树上的枝条,围成和脑袋一样大小的圈儿,戴在脑袋上,要是有个军帽当然更好,就像解放战争的电影一样。至于谁当解放军谁扮演坏蛋,常常争得不亦乐乎。或是石头剪子布,或是哪一伙戴的军帽多,就一定是英雄人物。

我毕竟是从县城来的,戴着崭新的军帽,系着一个腰带。小伙伴们多是光光的脑袋,腰里系一条麻绳。他们的木头手枪也没有我买的塑料手枪那么精致、那么逼真,所以,我们那一伙理所当然英雄,常常占领有利地形,从高处向下冲锋,从背后偷袭对方。反正当解放军的一方总会喜气洋洋,另一方则垂头丧气。

不到荒郊野外玩,我们一般是轮流在各家院子玩。最好玩的是那次在奶奶家院子里扣家雀儿(麻雀)。用一个大大的柳条编的筐箩,翻过来,支上带叉的木棍,木棍上拴着线绳,把绳子捋到很远,躲在墙头,或者类似掩体的后面。筐箩里面撒一些谷子、麦粒儿,期待着家雀儿进去,我们迅速一拉,筐箩就会把贪吃的家雀儿扣在里面了。

可是那些家雀儿们根本就不上当,三五成群地落在院子里,就在筐箩附近徘徊,小心翼翼地吃着周边的东西。我们全神贯注,心情紧张,一动不动地盯着筐箩,攥着绳子的手都出汗了,随时准备拉一下绳子,然后雀跃着跑出去,捉拿筐箩里的战利品。可家雀儿们悠闲自得地吃着食,偶尔警惕地抬起头,东张西望,如果稍有动静,就“扑啦”一声,高高飞起。在栅栏上、在房顶上、在大树上停住,唧唧喳喳,像是互相交流,通报情况。等一切安静下来,又落下来,继续在周边觅食。



想起童年捉麻雀。

用一个大大的柳条编的筐箩,翻过来,支上带叉的木棍,木棍上拴着线绳,把绳子捋到很远,躲在墙头,或者类似掩体的后面。筐箩里面撒一些谷子、麦粒儿,期待着家雀儿进去,我们迅速一拉,筐箩就会把贪吃的家雀儿扣在里面了

捉家雀儿

□孙戈

我们屏住呼吸,就像电影里小英雄设埋伏,伏击日本鬼子一样,等着敌人上钩。可敌人总是那么狡猾,轻易不上当。我们就想着各种办法,派几个人去扫院子,但没扫几下就放弃了。院子那么大,哪能扫的过来? 就是扫了也不可能扫干净,家雀儿眼尖,除了筐箩里的,哪儿有吃的它们就准确地落到哪儿。派几个人去轰,也不行,轰跑的家雀儿有可能就不回来了。家家户户都是院子,到哪儿有吃的,不一定非来你家。眼见得当头的日头挪了好长一段,我们却一无所获,终究有些失望和气馁。不知道谁出的主意,要不咱们把鸡架里的小鸡放出来得了!

立刻有人响应。“半天也捉不到家雀儿,捉几只小鸡玩也好!”只有我犹豫,怕在屋里纳鞋底儿的奶奶知道。“没事!捉完了再放了呗!”“咱又不像日本鬼子,逮住了小鸡杀吃肉!”“下次到我家也玩捉小鸡!”几个小伙伴在一旁一个劲儿地劝我。

我看看小伙伴,又看看远处的鸡架。正好还没到给小鸡喂食的时间,那些挤在一起的小鸡一个个都饿得咕咕直叫,看见筐箩里的美食,一定会不顾一切地扑进去,准能捉住!

我点头同意,小伙伴们可开心了。大家继续隐蔽,两个小淘气自告奋勇,蹑手蹑脚地从窗台底下爬过去,直奔鸡架。他们生怕被奶奶发现,像个小偷儿,鬼头鬼脑的。鸡架里的小鸡一直盼着有人来,虽然见到的不是他们熟悉的老太太,而是偷偷摸摸的小屁孩儿,也是兴奋异常,咕咕叫个不停。小淘气抹一把鼻涕,打开鸡架门,院子里顿时一阵鸡飞狗跳。

奶奶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门口,喊着类似狗蛋儿、铁锁的名字,他们吓得直跑。我们闻声也撒下绳子就跑,游戏自然结束。

可小鸡放出来了,直奔筐箩下面的谷子和麦粒。奶奶只好顺手收拾给我们弄得狼藉不堪的院子,提前把拌好的鸡饲料端出来给小鸡们喂。小鸡们特别听话,跟着奶奶敏捷的脚步,听着奶奶熟悉的声音,争先恐后、又很有秩序。黑的、白的、花花的,一大片。

不管我做错了什么,跑多远,天黑之前还是要回家的。奶奶不曾说过我,等我进屋,抓住我的小手,伸到洗脸盆里。端上饭菜,一起吃饭。

奶奶说,小鸡下蛋了。她打开蒙在小盆上的盖布,对我说,这是刚煮的鸡蛋,趁热吃!